一支笔，两千支枪

——致战火中的豫东军事报人姜鸿起

■姜新生

上篇：战火中的笔

当油墨在钢板上醒来，
刻字在蜡纸上发芽，
你排印的不仅是新闻，
更是中原拂晓的“枪”。
一个标点一滴血，
每个部首都站着整支纵队，
在纸张的雪原上，
你们用钢笔刺刀，
为黎明挖着战壕。

那些被硝烟吻过的校样，
比地图更烫手——
每个错字都可能让某个营团失血，
每段空白都藏着未炸开的呐喊。
你们把油印机当迫击炮使，
让头条成为最准的弹着点，
副刊是撒向敌后的传单，
在月光下长出翅膀。

油印滚筒转动时，
我听见黄河在滚筒里咆哮。
你校对时的咳嗽，
是油印机咬紧的又一轮转。
那些来不及印完的真相，
在麻纸背面集体突围，
成为大地深处的根须。
当某期报纸突然开天窗，
那空白恰是待填的墓碑。

而我知道，你们从不曾真正搁笔——
在档案袋的折痕里，
在纪念馆的玻璃后，
那些未刊出的铅字仍在行军。
有的化作了纪念碑基座的纹理，
有的走进了教科书某一页的注脚，
更多的，正被今天的键盘重新敲醒。

彭雪枫将军曾说——
“一支笔胜过两千支毛瑟枪，
《拂晓报》胜过千军万马！”
于是，每个字钉都成了子弹，
每期报纸都是一次出征，
油墨里奔涌着骑兵的蹄声，
标题上呼啸着整个骑兵团。
你们印的不是纸，
是插进黑夜的旗，
是拂晓前最亮的那一行。

当又一个拂晓漫过报架，
我看见你们从泛黄的版面上起身，
把油印机推给下一代排字工，
轻声说：接着印——
这大地，仍是需要校准的校样；
这晨光，仍是一张等待套红的头版。

如今我抚摸合订本的烫痕，
突然触到你们发烫的指节——
原来刻字也会生根，
在纸上站成纪念碑林。
每个字钉都刻进历史，
而你们排版的星辰，
至今仍在报眉处闪烁，
像未冷却的弹壳，
盛着永不干涸的晨光。



《拂晓报》（资料图）



姜鸿起雕像（资料图）

下篇：纪念馆的晨光

扶沟的土，记得两种锋芒：
东边是吉鸿昌的大刀，
西边是你磨秃的笔尖——
一支笔胜过两千支枪。

2017年的春天，
纪念馆的门轴一转，
就把烽火卷进玻璃柜，
把油墨香还给阳光。
从此，三千条红领巾，
在展板前练习敬礼，
把“拂晓”两个字，
念成心跳的节拍。

看啊，那些殊荣排成行——
“全国少先队重点课题”的铜牌，
“党史教育基地”的红绸，
“重走中原抗战路”的旗帜，
在豫东的风里猎猎作响。
百位将军的题词叠成山，
每一笔都压着当年的弹壳，
每一划都还在行军。

陈丹淮将军说得对：
这是红色地标，是课堂，是舞台，
是“扶沟品牌”——
可我要说，
这是一台永不熄火的油印机，
滚筒里转着黄河的咆哮，
纸槽里躺着待印的黎明。

你听——
展柜里的钢笔还在咳嗽，
咳出未刊的铅字，
咳出麻纸背面的真相，
咳出“开天窗”处那些待填的墓碑。

如今，孩子们用平板电脑扫描你泛黄的版样，
二维码里藏着当年的弹着点。
他们不知道，
每个标点都是战壕，
每个部首都站着整支纵队。
而我知道——
当又一个拂晓漫过展柜，
你会从合订本里起身，
把油印机推给红领巾，
轻声说：接着印——
这大地，仍是需要校准的校样。

纪念馆的灯亮了，
而你的笔，
还在排字——
把“拂晓”两个字，
一遍遍印进明天的头版。